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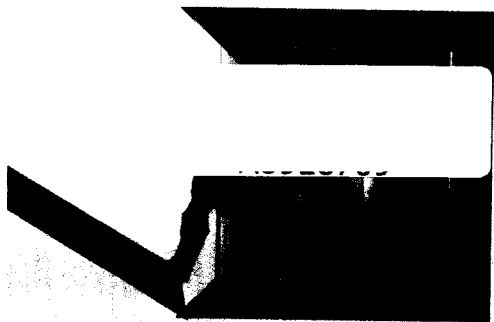
出门看看

崔京生

著



崔京生 著 ● 出门看看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门看看/崔京生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ISBN 7 - 5006 - 3474 - 9
I. 出… II. 崔…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核字(1999)第 12766 号

策划组稿 黄宾堂 龙 冬

特约编辑 金小凤

装帧设计 李鸿飞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64032266

E-mail: cyph @ eastnet.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遵化胶印厂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8000 册

定价 11.70 元

**拿起笔来吧，
干这件事情值得。**

——题记

引

那天几个朋友在行人餐厅小酌，波舜问我想出国吗。我随便说做梦都在外国的天空翱翔。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筹拍一部影片，内容涉及国外，正寻找撰稿人。我嘴上答应，但心里却明明白白，以我的身分——先是军人，然后才是作家。在这个国度里，军人出国漫游的可能性低于零。因为军人知道军事秘密，所以上方对这个口子把得特别紧。历史上一去不归、贻害无穷的案件屡禁不止。有消息透露，军队这样一个几百万人的单位，年度的出国指标仅为一万人。

永家就是例子，海外曾邀请他夫妇参加一个画展，妻子在地方上早早办理好手续等着他，而他最终却被拒办。理由是有叛国嫌疑。一位画了大半辈子海疆的军旅老画家，这时才真正看

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尽管他深明军人职责,但心里或多或少感到不舒服。从此也彻底破灭了他的出国梦。

这是个寒风料峭的冬夜,上海刚落过一场雨,街头行人稀寥。

几天以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制片人朱先生,他向我介绍了拍摄影片的原始动机。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三年,中国政府向刚刚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从此拉开了民族史上对外医疗援助的序幕。三十五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一批批优秀儿女被派往全球各贫困地区,为世界卫生事业和人类和平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就是这样一个被外界誉为“白衣使者”的群体,至今却很少为国内人所了解。朱

引

先生的目的就是还历史根本之面目，唤醒民众，以过去昭示未来。此一番激情亦大大煽动了我们，我们当时签订合作协议。同时，他让我不必担忧，他会通过卫生部替我办理好出国手续。

朱先生走后，外面下起雪。雪花干爽地洒在窗上，一片沙沙音，让人心里舒畅。匆匆飞雪同样敲打着我的记忆。我妈妈也曾是一名医疗队员，不过不是援外医疗队员，她所参加的是国内巡回医疗队，常年上山下乡，奔波于缺医少药的燕山地区。家里现在还保存着她当年背过的红十字药箱，每次打开箱盖，妈妈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时我还没成年，记忆中妈妈要隔很长时间才回家一趟，带回很健康的肤色，同时带回枣呀柿饼之类的山区特产。有时候，山里人也会找到家来，穿着

青色的家织布棉袄，说着热河口音的话，提出这样那样要求。每逢这种时候，妈妈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妈妈在家时嘴里时常爱哼一首叫做《医疗队员在坦桑》的歌，我正是从这支歌里知道有另外一些和妈妈一样的人，远涉重洋，穿行于非洲的沙漠峡谷。有一个念头，至今令我深信不疑，那就是如果当年不是因为爸爸的所谓政治问题，妈妈肯定也是一名光荣的援外医疗队员。潜意识里，今天我就是为我妈妈去做这件事，虽然她不是援外医疗队员，可我分明看见她走在浩浩荡荡的白衣行列中，那慈善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好像在说，拿起笔来吧，干这件事情值得。

冥冥之中，我接手这项工作，是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言



走遍约翰内斯堡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晴空万里。

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很长时间，我仍然不肯相信，总觉得飞机会接到地面上发来的指令，返回港口。虽然这是一架 AIR FRANCE 的客机，但它毕竟还飞在中国的领空。风姿绰约的法兰西空姐在我眼前晃动，在她们胳膊上挎的篮子里，烤成各式各样的面包散发出令人垂涎的喷香。她们已经不似中国空姐那样年轻，却更富有女人的魅力。

几天前，外事局的一位大校在我为出国事宜奔波到精疲力尽的时候，终于恩赐了我护照，同时告诉我在我之前办理护照的是一位比我名气大得多的军内京剧界名人。他的意思是告诉我，应该知足啦。我是不敢触犯他，但又难咽下这挤兑，我对他说，那是因为



你从前兴趣只在吊嗓子上,如果今后能看点书,你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幻想出国的呢?感觉中那是遥远的事。随着人渐渐老化,对小时候的天真念头也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恰恰这个时候,我意外地走出国门,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思前想后,不得其解,只好归于命中该走这一步吧。

飞到蒙古国上空时,机舱里开始送饭。冬日的阳光照进窗口,耀人目眩。我们在温暖的阳光里吃掉西餐,喝着香槟酒。

我们一共六个人,领队兼导演萧,一名摄影师,翻译老龚,两位新华社记者肇宾和阿丹。我们的任务是相互协作,拍摄一部反映中国医疗队援外历史的纪录片。由于我在中学时不好好学习外语,导致后来看见所有的外文都似曾相识。我把手中的一只小罐头给肇宾看,他嘴里念念有词,告诉我里面装的是牛奶。肇宾是天津人,正经大学本科学历。我把这一条一条的白色牛奶倒进热咖啡当做知己搅拌,它们漂来浮去却不肯溶化,喝一口,别具风味,酸里边带甜,甜里边带咸,咸里边它还透着辣,再啞啞,啞出一股洋葱头味。我心说,出国多好呀,能吃到一辈子吃不着的东西。萧在隔着座位冲我笑,他说他很佩服我的创新精神,他活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看见咖啡冲色拉油吃的。萧自称在德国闯荡过两年,张口闭口都是德国的玩意儿棒。我看看肇宾,我们俩上天前刚认识,我怀疑这个玩笑开得是不是早了一点。萧埋怨这怎么行,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不学好怎么去解放全人类。于是他开始教



我简单的日常用语，首先教我怎样和各国妓女讨价还价。他连说带比画，声情并茂，我光顾了开心什么也没学会。酒足饭饱，聊天也累人，再加上阳光是那样可人，不知不觉中大家相继盹去。

偶尔，从浅睡中醒来，四周静得只有飞机发动机的声音。阳光依旧明晃耀眼。机舱屏幕无声地播放着法国电视节目。把出国的宝贵时间用来睡觉简直是浪费人生，我开始翻阅从书报架上取来的杂志。开始只看画，渐渐居然碰到一些久违的单词，就试着揣摩文章的意思，也不知对不对，心里竟油然生出重新做人的感觉。靠舱壁的萧醒来，小声用中国话请我和肇宾站起来让他过去，他要到吸烟舱去过过瘾。

肇宾一脸睡意，脑袋上戴着耳机，落座后又睡，也不知真睡还是假睡。他总是戴着耳机，不知是在欣赏音乐还是为了抵挡发动机的干扰声。电视里在播放一部喜剧影片，讲两个法国独身老人寻欢作乐的浪漫之旅。我戴上耳机，除了有动静之外，跟不戴差不多，看着看着眼皮发沉，昏然过去。

似睡非睡中我被推了一下，睁眼一看是萧，以为他要进去忙起身。不料他却扯住我朝舱尾奔去，差点扯断耳机线。这时我才发现他兴奋不已的样子。

他说：“穷睡什么呀，给你看点好东西。”

我们一头扎进吸烟舱，朦胧中一群瘾君子在吞云吐雾。角落里，一位男服务员在向周围人兜售手表，看见我们，投来微笑。

萧推我到窗口让我朝下看，这时我立刻领悟到他的用意。透过棉絮般的云层，下面是绵亘不尽的皑皑雪



原。

“西伯利亚！”萧对照手表低声说。

我脸紧贴在窗户上。冰封的湖泊如同一块块碎镜，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万道金光；弯曲延伸的河流时青时蓝、时断时续、时虬时伸地环绕起一丛丛丘陵；黑色的是森林；比雪更白细如绳线的是三套车轧出的坚硬小路，它是这块古老土地上流传不朽的音符。所有这一切，都在机翼下缓缓流淌，这不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吗？

“快把他叫来，把机器也拿来。”萧指挥我。

我跑回客舱，看见摄影师还在睡，怀里抱着上飞机前地摊上买的那本禁书，大概酒劲的缘故，红红一张脸上冒出细汗。我叫醒他，传达了导演的命令。他离开座位时，神志中还睡着，踉踉跄跄取出摄像机跟我朝后边走。

电视台专用摄像机的出现吸引了烟民们的注意力，他们纷纷凑上来征询。

“西伯利亚。”萧看向窗外说。

他的意思我们仨都应该明白，这里是第一支中国医疗队当年跋涉过的地方。摄影师对着窗外强烈的光线揉搓眼睛，只瞥了一眼，便拿出专业份儿，告诉说云层太厚无法拍摄，说完就走了。

许久，萧不甘心地看着窗外，嘴里自言自语，我能感觉得到他内心中在克制。他也是从事摄影专业的，不过使用的是照相机。后来他拉我去鉴赏手表。那是些款式不错的军用手表，还有一些军用折叠刀。他逐件向我介绍，以他那走过南闯过北的眼光进行评价，哪



些是瑞士货,哪些比较差。我弄不清飞机上怎么允许卖这玩意,这种刀足以当做凶器劫机。在国内,我不知道多少次被机场安检没收去比这小得多纯得多的水果刀。

我有意让手表仍然显示北京时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一辈子使用的都是北京时间,只要说出北京时间,脑子里立刻就会站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时间变得非常具体。

北京时间晚七点半,窗外依然是一轮红彤彤的大太阳,只是不如那般耀眼。这光景让我想起南方的夏天。

已然飞越过乌拉尔山脉,正在横穿广袤的东欧大平原。送饮料的小车又推过来,满载着五花八门的果汁和酒水。每当慈母般的空姐向这里投以笑颜时,我都是朝车上一指,她拿对了,我就点头说 Yes,拿错了,我也点头说 Yes,喝得一点不比谁少。

电视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介绍一次运行情况,我们已经飞行了六小时二十二分钟,飞行高度一万两千米,下一站应该是莫斯科。“莫斯科——北京……”五十年代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中就是这样唱的。我浅啜慢饮,眼前浮现出三十五年前,首批中国医疗队乘火车,走了七天七夜穿越茫茫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然后转道南斯拉夫,飞越地中海,再转摩洛哥,耗时十天才到达阿尔及利亚。而今走完这段路程,仅需十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与十天,不仅是简单的时间概念之差,它是时代的飞跃,也是来之不易的思想解放。一九六三年,我国在外交上奉行的是反帝反修的政治路线,当时除与少数国家建立外交,自己则动手斩断了家门口陆地、海洋和天空



通往世界的道路，只留下一条用口号铺垫的金光大道，以至援外医疗队前往非洲也不得不沿着一条政治路线，费尽曲折，兜过半个地球才踏上目的地。

北京时间十点四十五分飞过哥本哈根上空。阳光简直如同明媚的上午，金光璀璨。我们就是这样一路向西，与太阳赛跑，仿佛从中午登机就被凝固在时空的某一刻，一路享受着冬季短暂的阳光。我们的心情也像阳光一样明媚，我们将要在三十天里循着中国医疗队的足迹走访五个国家，地跨非洲、西亚、欧洲，这将是一段多么浪漫又神秘莫测的旅程呵。这中间还要在一些国家落地转机，可能有办落地签证逗留的机会。我们每个人对此行都充满了希望，你不用费劲，就能看见洋溢在每张脸上的喜悦。

你还可以从每个人携带的旅行箱上看出这种心情，这些不约而同汇拢的盛器既牢又大，有的足可以蜷缩进一个人，即使如此，还都在担心回国时东西多得装不下怎么办。

我的箱子是利生帮我找的，他有出国经验。这箱子有一道钥匙锁，一道密码锁，居然开启时还必须刷卡，真可谓万无一失了。可萧撇了撇我的箱壳讥笑说完全是样子货，一摔准漏。大家玩味着我的箱子，说红的，又这么精巧，看上去就是女士的，遇上小偷肯定先偷这件。萧则批评我不该在白沟乱买东西。而此后一路上，每逢清点行李点到我的，谁都会以“白沟儿”一词代之（白沟，中国河北以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著称的农贸集散地）。萧的话没错，这箱子又艳又轻，还有一道裂缝，看着就让人担心。而后来证明，它确实给我找了麻



烦。

屏幕和耳机里告诉我们飞机在降低飞行高度，渐渐降落。好啦，现在我不必再担心不成此行，法兰西大地正在迎面张开怀抱。蓦地，脑子里冒出国际警察组织一词，据说中国在该组织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不禁心跳又加快了……

窗外蓝天万里，白云朵朵轻盈，我们好像沉入清澈的湖底，缓慢地、轻飘飘地下沉。空姐频频出动，向乘客分发一种大信封，同时和蔼地回答需要转机的乘客提出的问题。我从空姐手里接过时，她问了我一句，我没听懂。我肯定听不懂。我还她以传统的礼仪式微笑。又是法文。我隔着过道问老龚，他小声说是征求乘客的服务意见书。萧凑过来问是不是过境卡，我告诉他是准备发纪念品的填单，他问有没有手表，如有帮他填上。

现在，巴黎城已经尽收眼底，它正在一点点地旋转接近，看上去更像准备建设一个城市前预制的沙盘。我们东张西望，彼此露出按捺不住的激动。巴黎，世界上曾经有数不过来的风流故事在这里大放异彩，演绎流传。而我认识她，即是在小时候、在北京胡同、在那支曲不离口的童谣里：疤痢疤痢真美丽，灿烂的阳光照耀你，可惜你生在帝国主义，法国的首都大疤痢……中国人向往巴黎的灯红酒绿不在脸上，而在心里，这一点法国人不知道。

北京时间深夜十二点半，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窗外，航空港浸泡在葡萄酒浆般殷红的夕阳中。我现在彻底相信我已经出国了。我在法兰西的水泥地上使劲蹦了几下，向所有看我的外国人点头微笑。我们要停留



六个小时，然后换乘飞往约翰内斯堡的班机。

“戴高乐机场，你好！”原谅我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问候。

人民以他们崇敬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去命名一处公共活动场所，在中国解放以后还未有过，而这期间狂热拥戴过的领袖绝不止一二，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心理现象。可我又不得不埋怨戴高乐的机场复杂得像一座迷宫，它好像是有意向世界展示一个民族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浪漫才华。

我们几个如幼儿园孩子牵着阿姨手般地跟随老龚，下了飞机，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甬道，然后乘电梯而下，穿过一道门，出现在机场的另一隅。等了一会儿，同机的一些人陆续出现，也都是累得在感叹周折。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过来，检查票后，让我们等候，然后用对讲机联络。太阳渐渐沉下去，四周陷入忧郁的暮色，令人感觉到北京一样的冷意。而北京此刻正是夜深人静，人们正蜷缩在热被窝里做着美梦。一辆大巴士开来把我们拉走，转了半圈，搁在方位不同、建筑背景一模一样的地方，调头开走。我们跟紧老龚生怕走丢，进门，拐弯，上楼下楼。老龚一路打探，到一处僻静角落，决定安营扎寨，说此处离转机检票口仅一箭之遥。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纷纷落马。

透过落地玻璃墙，外面的天已经黑下来。我们要在这里守到半夜一点才能登机，然后在空中度过十二个小时，到达南非，不出机场，立刻换乘赞比亚航空公司的班机调头，回飞卢萨卡。也就是说我们要两次经过卢萨卡上空，到此才走了路程的三分之一。不用追究原



因，这是事先策划好的路线，目的是省钱。而我们的经历告诉后来者，这样做之先必须要了解世界各国航运时间表，计算要精密，只有好的愿望没有好的运筹，结果只会是钱没省下，事没少费。

“大家下飞机动作要快，给我们的时间不到一小时！”萧召集好大家叮嘱道。

谁也不了解约翰内斯堡机场情况，而我们下飞机需要做的事情真不少，要办理转机手续，再次登机。

“不过，也不用忧虑。”萧说，“约翰内斯堡机场的电脑里，本航次已经预定下我们的座位，少了六个乘客它是不会起飞的。”

这样一说，我们又不担心了，结伴去逛机场商店，去隔着玻璃观赏向往已久的巴黎夜景。

眼前的亚洲人明显稀少，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周围除了同伴发出的声间，变得一句话也听不懂了，既聋又哑，顾影自怜。空气中飘浮的香水味就像无数看不见的河流，在柔和的灯光底下流淌而过。

我们在香水的暖流中漫游，我的鼻子不停地分辨着各种迎面而来的气味，有时如同走进鲜花盛开的园圃，有时像掉进膻气熏天的羊圈。洋人也同屡屡被报界批评的国人一样，横躺竖卧在候机厅沙发里，破坏着“五讲四美”。厕所倒很干净，充分体现当地的社会道德风范。

在通往商店区的路口，我们被一只大熊猫拦截，它顽皮地仰躺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怀里抱着一只巨大的玻璃球，球体的底部摊着厚厚一层钱币，有一百元面值的美钞，更多的是叫不上名字的硬币。一旁牌子上外文写着：救救大熊猫。